



磻溪隨錄
四

73
5100
4

共十三



卷 3
號 5100
卷 15-4

隨錄卷之七目錄

田制後錄攷說上

鄉黨

戶口

務農

樹藝

賦稅

水利

聽民去狹就寬

常平義倉救荒



隨錄卷之七日錄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隨錄卷之七

田制後錄攷說上

田制可考者已具於前此復錄鄉黨戶口之制及務農樹藝三稅水利聽民去狹就寬常平義倉救荒等要語以備參考

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其六鄉之法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注

曰王國百里內為六鄉其外為六遂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三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及三年則六比六比則愛邦國之比要比長每比下
 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黨
 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鄉大夫
 每鄉卿一人各掌其所治之政教戒令六遂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
 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甲有公邑家邑小都
 遂大部為鄰里鄣鄣縣遂猶郊內比間族黨州鄉也
 鄰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
 制故五家為鄰玄謂異其名者不相變耳鄰長每
 鄰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鄣長每鄣中士一人鄙
 師每鄙上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遂大夫每
 遂中大夫一人各掌其所治之政教戒令

○齊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
 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
 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待不召而來故人無
 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
 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為軌軌十為里里
 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帥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帥
 郊外則三十家為邑邑十為卒卒十為鄉鄉三為縣
 縣十為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
 寓軍政焉

○漢因秦制置郡縣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一亭為鄉

陽邑卷之十一
二
鄉有三老有扶畜夫將徼俗通曰有扶者言其官
言當詢其三老掌教化畜夫掌聽訟收賦稅將徼
賦稅也循禁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
亦如之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者置
以為三老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縣令丞尉以事
相教復勿徭戍

葉氏曰漢縣鄉亭之制本於商鞅鞅雖改法要是
周襄國大者不用舊制齊秦楚裂地名官以自便
往往在商鞅之前矣古者百里之挾自為朝廷由
後世觀之疑若煩民然三老畜夫將徼猶各有職

任近民而分其責若後世蕩然無復紀扶而令長
悍然獨以征取為事則又鞅之所不為也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
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户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
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以
為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曰宜準古
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
取鄉人疆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復二夫黨長復三
夫三長三載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
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義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

混天下為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丕曰此
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杖比人戶新舊未
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問月徐乃遣使為宜冲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
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
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
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
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
曰立三長則課有常進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僦
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遂立三長民始皆愁苦豪

強者尤不願既而課調均省上下安之

○隋文帝令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
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
置五百家鄉正令理民間詞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
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
百家恐為害夏深且今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
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
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
帝從威言遂置之後十年虞慶則等關東諸道使還
并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

公行貨賂乃廢之

○唐令四家為鄰四鄰為保百家為里五百家為鄉

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

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

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并免其課役在田野者

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

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八大村不須別置村正諸

里正縣司選勲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

少為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

白丁充已上論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

佐王安擾邦國

司民主民數者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

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

生齒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即籍也國中王國

之內登上也下除也每歲有生者登而載之死者

下而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

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呈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

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其正本登于天府

○徐幹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

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
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勛勞者可
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
既均故上盡其心而入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
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
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始
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于
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
也如是今之為政者未之知卹也辟猶無田而欲樹
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

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
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
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縣伍
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僞端並作小則
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
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
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
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東晉哀帝興寧二年三月庚戌大闔戶口令所在
土斷謂之庚戌制土斷謂令西北士民僑寓東 孝武

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壠墳相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試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以爲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然斯誠兼并之所執而非通理之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遠適之禮且夫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謂人居土上表曰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榮秦革其

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爲弊在漢西京大遷田畧之族以實關中卽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優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匪復之美人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雜居疎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爲桑梓考誠以生焉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

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
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
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夜是依界土斷

○唐令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
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凡二本一留
縣一送州一送戶部

○歷代盛衰戶口周武王克商平治天下周公相成
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此周之極盛也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蒞三十三年齊
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

至于庶人凡千一百九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
○漢自高祖至孝平元始二年亡千二百二十三萬
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此前漢之
極盛也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
餘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至桓帝永壽二年戶千
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此後漢之極盛也
○昭烈據蜀曹操據中原孫權據江東三國鼎峙戰
爭不息蜀有戶二十八萬魏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
百吳有戶五十二萬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後大凡
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

三千八百

○隋文帝承後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儉約為治干戈不用洎于煬帝大業二年十八年間至八百九十萬七千餘戶

○唐高祖初有戶二百餘萬貞觀之際勵精為治頻至豐稔至玄宗天寶十四載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五百此唐之極盛也經祿山之亂肅宗乾元三年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至文宗開成時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馬端臨曰漢以後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

郡國所上戶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之故遠相隱漏豈足憑乎

杜佑曰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舟子僕曰羨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固知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入

貪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不其然矣贏者大賈蓄家也正數之

戶既避賦後則至淳浪為大賈蓄家三代之際井

之所役屬而取其利也說見管子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

不救時弊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
 入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土斷之令財豐俗阜實
 由於此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
 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泊于大業有
 戶八百九十萬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汚
 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墜紊奸偽
 尤滋高頴觀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
 數高頴奏以入問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
 數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按
 乃請為輸籍之法其法凡民課輸皆籍其數使州
 縣長吏不得走美出役徧下其據于諸州每年正
 三月五日縣令巡入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為使人知
 三五團派據定戶上下自是奸無所容矣

為浮客被強家收太半之賦為偏氓奉公上蒙輕
 賦之征浮客謂避公稅依強家作佃家也昔漢文
 三年除入田租奇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
 天下之中正漢家或百一而稅可謂至輕矣而豪
 強占田適多浮客輸太半之賦公家之惠優於三
 代乘強之暴酷於亡秦是惠不下通厥福分于豪
 人也不正其本適足以資富強矣高頴設輕稅之
 法浮客悉自歸於編戶
 隋代之盛實由於此先敷其信後行其令悉庶
 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頴
 之力焉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
 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大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
 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
 直以選賢接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廢隳

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
 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淳華之伍習程典親簿
 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指以迂濶風流相尚
 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
 也夫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
 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故
 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
 縣鄙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獻民數於王王拜
 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
 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之國以之貧姦

允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
 道非其本歟

○宋太祖承五代之亂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削
 平僭據至開寶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至
 神宗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
 千七百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南渡後高
 宗紹興三十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
 千七百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百

馬端臨曰西
 漢戶口極盛
 之時率以十
 戶為四十八
 口有奇東漢
 戶口極盛之
 時率以十戶
 為五十二口
 可準周之下
 農夫唐人戶
 口極盛之時
 率以十戶為
 五十八口有
 奇可準周之
 中次自本朝
 元豐至紹興
 戶口率以十
 戶為二十口
 以一家止

於兩口則無是理蓋說
名子戶漏口者衆也

葉適上疏孝宗曰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
墾而稅增後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後衆兵強則所
為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悉
於致民商鞅誘來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
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山越之衆以為民
至於帆海絕徼倖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蓋蜀之亡
也為戶二十八萬吳之亡也為戶五十餘萬而魏
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能當全漢數郡之
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

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為兵
者數十百萬人其去而為浮屠老子及為役而未
受度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
生齒繁行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
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
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強反有貧弱
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
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縮
價者比其意豈以為民不當生於王土而征之者
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

得者今之欲有內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率以
 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曾莫以為意此不知其
 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
 民足稅增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
 也不然使之縮居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鴛鴦不才
 者則為浮客為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為商賈為
 竊盜苟得朝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歲市無
 貴糶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
 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
 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昌熾繁行而上不

得而用之也夫吳越之盛近自唐季人民偏集以
 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土地不足以容
 之有摩袂錯感處而不自聊荆楚之地荒墟林莽
 千里無聚落分吳越之民以實荆楚則田益墾而
 民自足居可以為役出可以為兵財賦不理而自
 富臣以為當今之務莫愈於此馬端臨曰自天子
職君子之任公卿者其職而庶民之為軍士者亦
職也是以古無謂職為役之稱古之所謂役者或
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
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而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
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後世如
鄉亭軍士等職至困至賤較其苦蕃困踣之狀則
與以身任軍旅土木徭役者無以異矣於是因
謂職為役有軍後身役之稱○已上論戶口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文王三早服即康功田功

○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棗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視也陽瘳憤盈瘳厚也上氣震發震發也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日月底于天廟營土乃脉發先是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燠穀乃不殖稷以告

王曰史帥陽官帥也以命我司事主農事官口距今九日土

其俱勤王其祗祗也除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

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

時五日先耕也警告有恊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治也

也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禮淳沃也濯洗也饗飲也謂王沐浴也

酒及期期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乃行裸灌也

以自香潔百吏庶人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

正陳籍禮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人夫主數陳籍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太

文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壘壘一壘一壘也庶人終于千畝終盡也其

之也班也王也一也安也公也三也卿也九也其也上也庶人終于千畝終盡也其

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誓率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衆也曰徇也農師一之先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鋤也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下事准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

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而和於民矣

○衛文公承國破滅之後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操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灾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還廬樹桑還

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蔬茹所食之菜畦區也植於疆場於是魏國富強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而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按古者籍田之義若是其深切漢時親耕猶為實事故能大有益於勸農興化唐宋以來此禮雖或不廢徒為觀遊之美宴樂之具非徒無益反害於

民願治之君宜省其繁文去其酒樂後世親耕儀有奏樂之節酒宴之儀其制禮也如此已無足論此等儀既盡宜廢定凡稱賀肆放進宮之類一切革除

從事以實而又令州郡長吏各率其屬耕以勸之

可也人主不可獨耕於京師而已又令外方承所

部率其佐或以下依法耕之以為民先○每邑社稷壇遠處之置籍田各一項亦使民受之常時亦受種而耕獲入其九分之一以補社稷祭祀所需此則免其稅除其保布○如君上五推世子七推公卿九推則觀祭節度使亦九推守令十二推會以職次耕亦須如此定其儀式

○鼂錯言於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無有水旱之災而蓄積未

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方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貪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者不地者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稅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夫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撫治官

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灾悉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

○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也紅也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

奉宗廟樂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
欲天下務農蠶桑有蓄積以備災害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

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也也古

字畝歲代處故曰代田也代易古法也后稷始畝田以二

耜為耜併兩耜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

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播布也種苗生葉以上稍

耨隴草也耨因噴其上以附苗根噴謂下故其詩曰

或芸或籽黍稷穡儼音擬小雅甫田之詩芸除草也

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盛暑隴盡

平則根深而耐風與旱故儼而盛也其耕芸下

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

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

頃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

今五頃也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緩田畝一畝

以上緩田謂不善者倍之善為畝者又過

按我國為田有畝而無畝是以其收率皆鹵莽今

中國田皆有畝聞之遠人遠東田亦皆一畝三畝

以故遠田一日耕比我國田懸小兩遠田一日耕

豐年能出粟五六十斛其止出二三十斛者謂之

失稔雖是土厚實以其田畝耕種之法得宜而致

也信知古聖人遺法無非盡善也我國亦宜改造狹小鑿犁依古法一畝三畝播種於畝中而耨靡草以培苗俗既如此則其利益可勝言耶導民成俗實在乎民長已上論務農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地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曰大司徒須職事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樹植藝蒔也詩云樹之樛栗栢桐檉漆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毛謂不樹桑麻也蜀以一里二十五家之象

○司馬遷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菟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莢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滑川千畝竹此其人皆是富給之資也

按高麗成宗時令諸道州縣地品不成田畝桑栗漆楮隨地之性勸課栽植又仁宗時令民隨節植桑至於漆楮栗栢梨棗菓木各當其時裁以興利則亦是因古制而為之令者也已上論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

何履訃而稅也

何休曰宣公無思信於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而稅

何履訃而稅也

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而稅

而稅古者什一而藉

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

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什一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曰古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范甯曰非吏也言吏惡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私也初稅訃者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甲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孟徹乎

孟徹乎

孟徹乎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

揚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并地均穀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經界正而後并地均穀

椽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而以為出焉

改一徹而

敬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則桀寡則

敬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則桀寡則

悉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甲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孟徹乎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

揚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椽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而以為出焉

敬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則桀寡則

敬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則桀寡則

敬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則桀寡則

天隨錄卷之七
三
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作末之圖故征斂
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
而不為迂乎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
待來年然後已句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鷄
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鷄以
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
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
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
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
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
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
其間度量不生則
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
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

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
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
所附

○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商鞅說廢井田改定貢賦法始皇建宇

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
於已徂春歷秋往還萬里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夏之
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也秦則
不恤捨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
避賦役而逋逸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以內興功
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財

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法
反夏益之海內遂反

○漢高承秦之弊輕租稅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
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
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初
為筭賦漢儀註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治庫并車馬文帝
累賜田租之半景帝令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
下有餘

○董仲舒言於武帝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湯

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夏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

十倍於古夏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戍者也正卒謂給

後之事三十田租口賦蓋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既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蓋鐵之利率計令或耕豪民之

田見稅什五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貴家故貧

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

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

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

按捨地稅人創於秦政而成於晉武萬世獎法之始也

○唐李翱作平賦書曰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

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

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

功不耕者雖耕之而地方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

匱雖欲誅暴逆而威四夷豈可得邪輕斂則人樂其

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土地無荒桑

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人

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為政

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歐陽脩唐史論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
 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
 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
 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
 是三者常相復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
 二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覆制合時
 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
 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
 利之說興而取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

惡然一人之害爾取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
 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
 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
 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負之數故官不濫而易
 祿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

唐史天寶之際天下稅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貫
 粟二千五百餘萬石庸調絹七百四十餘萬匹
 百八十餘萬屯布千六百五萬端諸色勾課不在
 其中帝驕於供樂用不知節用物之數常過其所
 入於是錢穀之司始事廢刻及至兵興財用益屈
 所在促迫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
 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德宗時揚炎改
 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
 量出而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籍人無丁中以
 貧富為差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為定夏稅無過

天月秋稅無過十一月民力未及寬而借相繼自是以後財利之改行聚歛之臣進迎殘廢利名目萬端以至益鐵屯田和糴括苗推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愈煩而愈弊以至於此焉

○呂氏東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禹既定九州之田賦以九州之土地為九州之土貢說者以為以其田賦之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證何者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上貢於天子以此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叙土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相參攷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

客之奉郊無養兵之費故取之於畿甸而足大略言之三代皆以此制夏后氏五十畝而貢商人七十畝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之賦略相當周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三之一輸王府或以四之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府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又曰田制不復古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除田租唯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制不定上之人雖欲復古其道無由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上

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而成要之寓兵於農然後方始定賦上論

魏襄王時史起說王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四

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是可為用

於是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

歌之曰鄴有賢令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傍終古

馮鹵兮生稻梁馮鹵即亦鹵謂鹹鹵之地也

○秦鄭國鑿涇水自中山西抵壘口為渠並北山東

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

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鹵年

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李冰為蜀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

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

陸海

○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渡口溉灌繁田

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武帝時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

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漕關東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

田萬餘頃帝發卒數萬穿之二歲而通人以為便是

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

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
淮東海引鉅定澤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
萬餘頃他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趙中大夫白公
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
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
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錡為
雲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
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

○元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六十里造
鉗盧陂累石為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

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
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後漢章帝時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
孫叔敖所起為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内豐裕其陂

徑百里灌田萬頃

○順帝時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
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人獲其利

○曹魏時司馬懿鎮關中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
數千頃國以充實百姓欣賴正始三年懿為太傅輔
政又請穿廣濟渠引河入汧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

淮北後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

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

又魏郡下濕水滂為患百姓飢乏渾於蒲相二縣興陂塢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運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率百姓與功

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項前歲增租八信常郡中賴其

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又徐邈為涼州地少雨常

苦之穀邈請修武成酒泉鹽池以水虜穀又廣開水

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度州界軍用

之餘以市金絲馬牛通供中國之費

西域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

○東晉張闓為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

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

為其頌乃徵拜大司農

○宋孝宗時浙東大饑朱子為提舉請募飢民興修

水利朝議難之復請曰連年旱國家發倉廩以賑

之若以數外微有增加以為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

興利一舉而兩得之臣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

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異於豐歲於是

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

利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國家亦永無蠲減糶

濟之費矣

○孝宗乾道末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

利為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灾堯湯

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

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脩失所以為早備乎唐肅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眾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已上論水利

漢景帝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

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硠陘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葢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故氓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領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硠鹵則零丁耗滅是以景帝詔郡國令人得去硠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

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今宜遵故事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地振人之術也

○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里諸夏有十畝兵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而世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使以守禦

○穴葉適上疏曰今戶口昌熾生齒繁行然而偏聚而不均故地有曠土民多無業稅不增而兵不強其驚鉅者為浮客為傭力強力者為商賈為盜竊其以

稅與役從職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四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戶雖熾衍而上不得以用之也夫兵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百倍於舊未知十年之後將復何以救之乎夫其民窘若此則其窮而無告者上豈宜不察乎田無所墾而民不能給徒相聚搏取

攘竊以為衣食使其俗貪淫詐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衆蓄積饒實材智勇力之士羣出於其中及其夏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為下州荒縣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獨為東南之望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圯此豈智者之為乎且其土地之曠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千里無聚落奸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

而不應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寬此當今之急務也夫如是則田益闢而民自足居可以為民出可以為兵兵衆不務而自強財賦不理而自富豈非安民制狄

之長策乎

已上論聽民去狹就寬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

人謂士

甚賤傷農人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糶三而捨一中熟則糶二下熟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散小熟之所

斂官以糶中饑則設中熟之所斂大饑則設大熟之
 所斂而糶之按班志慳之言曰善為國者使人無傷
 而農益勤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
 收斛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
 百三十五石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石終歲為粟九
 餘有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百十人率用錢三百
 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百十人率用錢三百
 五文終歲賦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人幸疾病死喪
 之費及上賦飲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
 耕之心而令糶至其甚貴者也故善平糶者必謹
 觀糶有上中下熟自倍餘百石則上糶則必中熟
 三餘石大饑則糶一使適足平糶則必中熟
 七十石大饑則糶一使適足平糶則必中熟
 則糶之而熟則糶一使適足平糶則必中熟
 小熟之而熟則糶一使適足平糶則必中熟
 取有餘而補不足也糶是行之魏國以富強○上
 大熟其水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餘四百石糶官糶
 大熟其水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餘四百石糶官糶

頭此為糶三糶二也中糶自糶二四五百一也下糶自
 倍收中分百石終歲餘百石糶則木百石者平糶百
 十石五十分之一也糶大饑三十石五十分之一也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
 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
 利民名曰常平倉時歲穀豐置此法入二便之上乃下詔

司馬公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
 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賴
 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隋文帝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積九年作餘三年之蓄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一家一石以下貧富為差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卽以此穀賑給帝從之名曰義倉或曰社倉時在處委積人免饑饉後以百姓不思久計輕易損費社倉所儲並納本州遇有旱荒先給達年粟至場亦時國用不足並取義倉以充官費至唐太宗時復令天下州縣置義倉以備凶年勿許雜用武后中宗之際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神龍以後天下義倉費用尙盡

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倉合之廩哉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

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氏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惡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

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丘濬曰胡氏此言非但稱貸之弊乃今日義倉之弊也義倉本以為荒歉之備使吾民不至於捐瘠而有司者方其收也悉於取足不復計其羨惡及其儲也恐其澁爛不暇待其荒歉所予者不必所食之人所徵者多非所受之輩胡氏所謂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與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氓此數言者切中今日義倉之弊所

謂義者乃所以為不義本以利民反有以害之也
但見其事煩擾長吏奸而已其於賑恤之實誠無
益焉

按社倉本以勸課人民節有餘備凶歉者也宜
置於當社令其社中掌之不當移為州邑之儲
也此與今本國還上其本自別所謂環上軍國
之儲也當貯於城邑官府管之不宜散置於外
面也後世義倉屬於州郡典以官吏逐年斂散
而本國還上亦逐年貸民還納故其事相同也
既前期典民後徵其償官司管納馭以刑獄則

於是其有嚴期督迫約予豐取不待凶年勒配分
給貧民流亡代侵鄰族猾吏用奸詭受橫徵百
端弊害以至囚繫滿園鞭扑遍境徒為陷人之
網而無復救民本意矣王安石青苗法入青穉
其不復此與青苗有何異乎若夫常平之制豐
不傷農饑不傷民公私無弊上下俱利法之善
者無逾於此也國典亦令京外置常平倉而不
曾舉行何也如欲措置之善變今還上列邑皆
置常平依法糶糴社倉則勸諭父老從願設立
令當社人士公共主幹而勿與官司

依隋初及
朱子社倉

之制量宜定式令當社人上公共主幹官如此

司則但與助修飭而已不須監主主營

然後得也或曰社倉置於當社則鄉里之間難

以得其人未能設立或徇私糜廢則奈何曰朝

家誠心勸諭不為侵擾民見其利不被其害則

曰以成俗固無不可行者縱使未能設立或修

廢無常猶無年年毒民之害矣民苟免於其害

則可以安業務農家有蓋藏之積又有常平以

輔益之則饑歲濟活豈可還上比也

○宋孝宗時頒社倉法於諸路初朱文公居建寧府
崇安縣開耀鄉乾道戊子建人大饑文公與鄉之人

士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至冬加息一石息

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

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收貯乃以元數

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餘石以為社倉不復收

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

不缺血各社社首任長排簿各人戶口保明其非逃

亡作過無行止之人然後照狀支給其不願

請貸之戶不支其法後於石對請以其法推廣行之

因曰願下諸路曉諭八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

平米斛其有富家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

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

申官遵守其不願置立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
搔擾矣孝宗從之詔令本鄉土居或寄居官負士人
有行義者狀陳州縣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歛散之
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干與抑勒朱子
金華社倉曰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
清苗為說耳然青苗者其病也也以金不以穀其處
之也以其縣不以鄉其職也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上
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至疾之也意而不以論下也
記之與社倉曰有治人無治法不能行於天下也先
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至三十
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饑此可謂萬世之
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也今周行之其法亦
未嘗不善也然今獨其法而令薄土口管輸之僅存耳蓋
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行也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以自行之也而况於

不以任職之吏取之不以砥徒之刑苟非常得忠信
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
出納而杜其奸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
日而見之矣并此以告後之君子云
○朱子曰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
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
何策又曰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
○呂氏韜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
上也修李里之政次也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核
民糴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旱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
被災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

防構築可饒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
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按宋法諸災傷地分有興工役可以募人者如農
田水利及城隍道路瓦崖土工種植林木之類監
司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此意甚
好每令饑歲國家或設倉廩或移他粟而許多饑
民勢不能盡周故或有白給者其數不過升合其
餘率皆稱貸取息上即還是以饑民雖得一時之活
而至秋還償罄竭所收雖逢樂歲及春則無食猶
夫前日其貧無所收者便至流亡侵督之害及於

鄰族官有鞭笞之擾民多冤號之聲雖督遍鄰族
鄰族亦貧者有死而已終無可出於是官穀亦未
免欠縮况得參饑民之錄者例多主支親切里正
挨屬及豪家奴僕耳至於無告之民則反見遺落
今若以倉儲常平糶發之外量分其數其老弱殘
疾婦女無依之類計口白給其餘則廣募飢民優
給雇價築堤堰以興水利如此則救災興利一舉
兩得民之饑者食於其力故無圖錄之弊無後借
之憂從其自募故無生怨之心優給其價一人之
役而足以資其老幼故應募者衆而惠之所及者

廣水利一興則永無凶年之害民不餓食國不闕
 稅可以千萬歲永賴矣其與今日之為利害相去
 霄壤也其他工役雖非水利之為急苟合於時務
 亦在所宜商量也

已上論常平
 倉義倉救荒

隨錄卷之七

隨錄卷之八目錄

田制後錄攷說下

錢貨

楮幣附

本國錢幣說附

泉府司泉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丘濬曰周禮掌財之官非一職而專掌錢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齎載之出入泉府掌賣買之出入蓋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

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均市以商

賈阜貨而行布卓稱盛也布謂泉也國凶荒汙喪

則市無征而作布有文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乏困也

按聖人既為之井天下之田以奠民生於其鄙市廛肆分地定制本為詳盡如此此所以四民各得其所而天下事功日興而不廢也又按布即泉也泉即錢也錢所以權百物而流通之者商賈也故商賈阜盛貨賄而後錢布得行若夫凶札之際倉貨阜通亦得以濟民之乏矣故於是時市無征所以綏民生而來商賈也又慮貨易之具不足而民

無以博食故為之鑄銅作錢蓋米穀有豐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銅則無豐歉可以人力為之也

○漢食貨志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

以刀布為下幣太公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

府職內職幣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

錢圜函方外圓而內方輕重以銖黃金以斤為名錢以銖為重也布帛廣

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

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束聚也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檀有賣子者

湯以在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

困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溫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飢寒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秦用半兩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嫌其重難用更鑄莢

錢言薄如榆莢也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

文帝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凡二十四銖為一兩除盜

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銅

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

滑難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滑之甚微為利甚厚微細也

民滑難鉛鐵其所費甚微而得利甚厚也一說微謂精妙也滑難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

故人輕犯之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
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
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夫懸法以誘民使入陷穽孰多
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下時錢
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或用重錢平稱不受
輕錢則加若干枚令平滿也有餘不能受也法錢不立
依法之吏悉而一之乎則
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不呵乎則市肆異用錢
文大亂苟非其術何嚮而可哉今農事素捐而采銅
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
言采銅鑄錢廢其農善人怵而為姦邪愚民陷而之

刑狀勢也謂良善之民亦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
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
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
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則其為禍博矣不如收之上收
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矣為錢不蓄民不
相疑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矣銅畢歸於上上挾
銅積以御輕重銅積謂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
散之貨物必平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
官富實而末民困矣末謂業制吾棄財以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末業既困農人穀本倉庫實

降附故言制吾棄財也棄財謂可棄之財逐競也賈山亦曰錢者無用器也

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

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是時兵王禩即山

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自

是至武帝時四十餘年間縣官用少往往即銅山鑄

錢民間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鑄錢者多故錢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

○武帝元狩五年有司言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鑄

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鎔周西為郭文漫皆有時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

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水衡都尉屬官有均輸

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

○元帝時貢禹言民生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

室猶無厭足棄木逐末姦邪不可禁宜絕其原罷鑄

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

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寸尺

分裂禹議亦寢自武帝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

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

丘濬曰布帛以為衣米穀以為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以一日無焉者也顧欲以之代錢則布帛不免於寸裂夫穀不免於粒棄織文積累以成夫疋農夫積粒以滿升斗豈易致哉况布帛有用者也錢幣無用者也晉孔琳謂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由是觀之則貢禹此策決不可用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穀以代錢用者官府尚當為之禁制况立為之法乎

○蜀公孫述廢銅錢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漢書西域傳

蜀賓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幕即漫也烏弋山鞬國之錢與蜀實同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加金銀歸其別安息亦以銀為錢文為王而幕為夫人面王死印更鑄大月氏亦同南北史云後周河西諸郡或雜用西域金銀之錢

按鐵錢重故難用非准當時貨幣不行亦以啓後世交子之弊矣蓋鑄錢莫如銅錫也又錢弊之興也久矣不但中國用之如西域諸國無不用之近世契丹起於東北亦能創制行錢以富國便民信乎天下無不可用之國也向也親達西洋漂源人問之其國尚用銀錢云

西洋國蓋古西域諸國之南也今我國混稱為南蠻

○吳孫權始鑄一當五百錢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

銅鑄之卑設及當千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錢既太貴但有空

名人間患之後權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以輸歲平其直勿有所狂

按此乃權權詐之術也後世鑄大錢始此夫上天

立君以為生民之主蓋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

專天下之利也日中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無以

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錢幣之造焉必物與幣相

當而無輕重懸絕之偏然後可以久行而無弊時

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設為罔利之計以欺

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財而專其利於己是豈上

天立君之意哉為此者知其欺人之可以得利而

不知其所得至小所喪至大古今已驗之效皆可

見也

○魏曹丕時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買至明

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殺以要利

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

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

鑄五銖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未有

所改創

晉安帝時桓玄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議曰洪
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
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
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
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
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
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
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下目
前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
貨疑世制以嚴刑不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

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貪
用穀之處不為富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以
不便於人乃奉朝大議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請
朝無異論彼尚捨穀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獎著於
已試也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前涼張軌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
貨息穀帛量度之耗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
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天以為段數鎌帛既壞市
易又難徒壞文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
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變通之會軌納之立制昨

布用錢錢遠大行人賴其利

○劉宋文帝元嘉中鑄四銖錢文曰四銖重如其文其後言者

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私銅以充官鑄五銖
范泰議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
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
若使必資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而行銅
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
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志今毀
必資之器為無用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司則君
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也先是元嘉四一五銖

郭彤制英古五銖同用弗無利故民不盜鑄至孝武

孝建初改鑄四銖文曰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乾於

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難以鉛錫並不牢固雖重制嚴

刑官長坐死免者相繼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

苦之乃立品極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其後又以

欲鑄二銖錢類峻諫不聽乃鑄二銖形式特細民間
摸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其尤輕薄者謂之存
葉市井通用之子葉時流慶之又啓通私鑄由是錢
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二寸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
謂之徒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
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顛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
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之弊

在於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
禁者由上鑄錢借銅愛工也所以惜銅愛二者謂錢
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
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
年制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
也以為開置錢府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
府庫以實國用有儲

丘濬曰自古論錢法者多矣唯南齊孔顛所謂不
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為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
也如此則其為錢也體質厚而肉好適均制作工

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
使鑄彼亦不為矣况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
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
為八銖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
五銖之後或為當千或為荇葉或為鵝眼繩環又不
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為得中二者之外或以
一當三或以一當十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
質制如開元者則今通行焉

○後魏初至太和錢貨不用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
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令京師及諸州鎮

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俸給錢疋為錢二百宣武
帝時又鑄五銖錢禁不依準式者諸州鎮或不用或
止用古錢致商貨不通孝明帝時任城王澄上書夏
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
之法於是園貨始行定銖兩之指齊桓循用以霸諸
侯降及秦始皇文遂輕重之逮于孝武乃鑄五銖其
中毀鑄隨時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而切尋太和
之錢孝文留心創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不刊之式今
不行之錢律有明文指謂鵝眼銀鑿更無除禁河北
州鎮既無新鑄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踈縷之布

挾幅促度不中常式裂疋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
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
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又曰周禮外府掌布之出
入布猶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
品欲令世匹均同環流無極降逮亡秦易鑄相尋參
差百品遂令接境乖貿今謹叅量太和五銖乃不朽
之恒模寧可全貨於京邑不行於天下夫布帛不可
尺寸而裂五穀則有擔負之難錢之為用貫絀相屬
絀亦錢貫也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允
為便利請下諸方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者並得

通行鵝眼銀鑿及不如法者依律而禁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屢并斯和若不嚴法無以止奸帝從之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

遠近便之

歐陽詢為文書合八分及隸體杜佑曰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此今秤三之一也則今錢為古秤之七

○高宗永淳元年勅私鑄錢造意人及句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派各決杖六十鑄錢處鄰保徒一年里正村正坊正各決杖

六十若有糾告者即以其家產賞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酌賞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欲倣漢文不禁私鑄勅百僚議可否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今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

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如不重禁不足
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
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八其不可
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
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則又隣於寒餒
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
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
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復
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濩諸侯
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致

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錢
重而傷本貨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夫錢重者由
人鑄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
頗等故盜鑄者波重錢以為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
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錢用不贍者由乎
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為兵不如鐵
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
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
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
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不復利矣是一舉而四

羨兼也時公卿守以為不便乃但勅郡縣嚴斷惡錢
 ○杜佑錢幣論曰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
 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
 於為器為飾穀帛又苦於荷擔斷裂唯錢但可貿易
 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為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
 難乎銖兩分寸之用歷代錢貨五銖為中一品獨行
 實臻其要金錢雖微重於古之五銖大小斤兩便於
 時矣太公既立九府圜法於周退行之於齊曰知開
 塞之術者其理天下如化是謂政之大端矣又管仲
 曰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溫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飢寒

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夫生殖眾
 則國富而人安農桑寡則人貧而國危使物之重輕
 由令之緩急權制之術實在乎錢管子曰歲有凶穰
 故穀有貴賤令有
錢心之物有輕重又曰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
 則衆人石知其然故視罔羨不足而御其財物較賤
 則以幣參食布帛賤則以幣易衣視物之
 輕重而御之以準是之謂通輕重之權後之言事
 者或惜銅愛工改作小錢或重號其價以救贏利是
 皆昧經通之遠旨令盜鑄滋甚棄南畝日多雖禁以
 嚴刑死罪日報不能止也昔賢有云銅不布下乃權
 歸於上誠為篤論固有國之切務救弊之良策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勅文武官僚下至士庶商旅寺

觀坊市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市
別物收貯期滿違犯者白身人處死官人聞奏科貶
其贖貯錢納官五分取一充賞時京師里閭區肆所
積多方鎮錢如王鏐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
貫於是競買地屋以變其錢而高貴大賈多依倚左
右軍官錢為名府縣不能究治竟不行

馬端臨曰後之為國者不能制民之產以均貧富
而徒欲設法以限豪強兼并之徒限民名田猶云
可也限民蓄錢不亦舛乎買田者志於吞併故必
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噴吐蓄錢者志於流通初

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質遷也今以錢重物輕
之故立蓄錢之限然錢重物輕逐利者之所樂聞
也正不必設法以驅之徒開告訐之門而重為煩
擾耳本朝紹興中亦嘗為限錢之令是皆不可行
之末策也

呂氏練曰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財貨之物非先王
財貨之本古者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
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為財貨之盛古人
論財會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
緡何故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權時之宜

而已先有穀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無其本雖積糴至多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為本泉布不過權輕重取之於民九貢九賦用錢幣為賦甚少所謂俸祿亦是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未嘗以錢帛為祿近世田賦祿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者不為末作蓋緣錢之用少漢初尚有古意王公至佐吏萬石千石百石皆以穀粟制祿不過口美錢每人所納人一石二十至武帝時國用不足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代以

前惟其以穀粟為本以泉布為權常不使權勝本後世以匹天之家嚴繼千萬與公上爭衡亦是古意浸失故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比又矯枉過直之論大抵天下之事經權本末常相為用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之弊欲盡廢之則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如魏文帝時天下盡不用錢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為無用其意本要重穀帛反以輕穀帛此亦可見其得失矣自漢至隋惟五銖錢最為得中自唐至五代惟開元錢最得其平太重則有所謂直百當

千之錢太輕則有榆莢三銖之錢皆不得中惟五
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可易本
朝初用開元為法其錢可以久行自太宗朝張齊
賢變鑄之後錢雖多然甚薄惡不可用當時務要
得多不思大體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
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
不知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
齊孔顛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
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錢不起則歛
散歸公上故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

利錢便薄惡如此則奸民務之皆可以為錢不出
於公上和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孔顛之言
是不可易之論也蓋錢之為物饑不可食寒不可
衣若地方既盡穀帛有餘山澤之藏咸得其利錢
雖少不過錢重錢雖重彼此相權猶國家之利要
當尋古義識輕重然後可以語此葉曼得石林燕
語曰漢書王嘉
傳元帝時帝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萬萬
小府錢十八萬萬言其多也以今計之纔八百三
十萬貫爾不以當權貨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
時錢極重穀價甚賤時至解數十錢故嘉言是時
外戚皆千萬者少二使有千萬亦是一萬貫今中
下戶皆有之近世患國用不足者每以為錢少故
夾錫當十等交其卒未嘗有補蓋錢之多寡係物
之輕重不在鼓鑄廣狹也又如魏李悝言一夫治

四百計收粟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一夫五口
人月食一石半計之八以十五石為稅九卜石
為食餘四十五石石錢三十計錢千三百五十兩
五口之衣則用錢二百而其餘錢以爲
不嫌錢之少也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
像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

司馬公曰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
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丘濬曰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
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多

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號而鑄一種錢
焉呼鑄銅以為錢銅炭於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
不免取之於民民得無受其害乎矧供給官吏監
督匠役鎔液耗損造作違式輦運致遠吏民因之
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
也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
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

胡氏曰鑄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
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

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
舟遷車轉入於他國歸於蠻夷關防不嚴法製
壞真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貴之價靡有限之財
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矣

附楮幣

宋有交子會子金元以後有交鈔寶鈔

以蜀用鐵錢重不便貿易故實利之法一交一銀
每三年一換謂之交子其後爭訟多熒冠城守蜀
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等以為廣交子則貿易不
便請官為置務民私造詔從其請置州交子
務至高宗南渡改名會子命戶部造會子內外
轉其制以紙為之然其初則皆置錢以為本不能
以空文行其後遂以會子代錢不復以錢為本矣
金備其法造交鈔元仍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

蓋宋則用紙為之而文書字樣其上金元之鈔則
以桑皮造鈔而印以字文也寶鈔以一當五名曰
與錢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故及其
宋鈔公為虛物價騰踊民用置矣

丘濬曰自古為幣皆以金若銅用楮為幣始于宋
唐王璵用紙為假錢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
代銅錢而為行使之幣哉作俑者張詠而成之者
薛田也又曰天生物以養人付利權于人君俾權
其輕重以便利天下之人非用之以為一人之私
奉也人君不能權其輕重致物貨之徧廢固已失
上天付畀之意矣况設為陰謀潛奪之術以無用
之物而致有用之財以為私利其甚非天意也自

宋人為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為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不可乎下之人有以計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職矣況上之人自為之哉

○本國錢貨說附

高麗成宗十五年始令用鐵錢穆宗五年侍中韓彦

恭言使錢其應布駭俗與怨罷之

肅宗七年始命行錢王嘗謂本國自昔風俗朴略欲

興民利設官鑄錢至是所鑄錢始補東通寶乃下教

曰富民利國莫重錢貨西北兩朝行之已久吾東方

獨未之行今始制鼓鑄之法真以所鑄錢一萬五千

貫分賜宰樞文武兩班軍人以為權輿鑄錢都監奏

國人以用錢為便乞告宗廟乃以始用錢告于太廟

仍置京城左右酒務又於街衢兩傍勿論尊卑各置

鋪店以興使錢之利九年命州縣出米穀開酒食店

許民貿易使知錢利時泉貨之行已三歲矣民不能

興行故有是命十年王薨而睿宗立羣臣多言先朝用錢不便王曰錢法古昔帝王所以富國便民非先考貨息為之也况開大遠近年亦始用錢乎凡立法衆謗從起不意羣臣托太祖遺訓禁用唐冊之說以排使錢然其所禁蓋謂風俗華靡耳若文物法度則捨中國何以哉然竟罷之

按本國自昔習於荒略故以興錢貨禁產布為駭俗興怨其陋甚矣肅宗銳意興行而未久而薨羣臣又請而罷之非獨此一事也其時宰相邵台輔等奏言國學養士糜費不些實為民害中國之法

難以行於我國請罷之則可知其一時在位者之無識矣睿宗雖有是言而不能不牽於衆聒蓋睿宗雖稱文雅而日與浮華之輩吟哦詩句而無經國遠識故也大抵樂因循而憚改作常人之情而我國尤甚又凡事不能持久諺云高麗公事三日豈不信夫

恭讓二年中即將房士良上書曰天下雖方殊而俗異其士農工商各以其業資其生以有易無彼此通用者錢也自周設九府以來至今通行者無他其質堅貞其用輕便火不燒水不濕質遷而益光致遠而

無咎鼠不能耗刃不能傷一鑄之成萬世可傳故天
 下寶之本朝麤布之法出於東京等處若干州郡且
 此布之弊用無十年之久乍遭烟濕便為灰朽縱盈
 公庫未免鼠漏之傷願立官鑄錢為貨一禁麤布之
 行時都評議使司啓曰禹湯水旱以全鑄幣以救民
 至周至太公又立九府圜法此錢幣之始也自漢
 至今代各有錢皆所以備災患而便民用也吾東方
 之錢如三韓重寶東國通寶東國重寶海東重寶海
 東通寶載之於中傳籍蓋可考也近古又造銀瓶
 為貨皆與布匹子母相權後因法焚銅錢銀瓶伊廢
 不行遂全用五絲布為貨近年以來布縷鹿跡漸至
 於二三升文工雖勞而民用不便輸之則牛汗積之
 則鼠耗之費則將何以處之錢瓶之此如難復行且
 災軍豫之費則將何以處之錢瓶之此如難復行且
 今有司依從宋之會子元之寶鈔之法置高麗通行
 楮貨印造死布與五絲布相兼行使聽民間買賣諸

物疎縷之布
 切禁之

按錢貨所以贍國用而裕民生有國之必可行者
 也我國之不行者豈非欠典乎或以為我國土瘠
 民貧雖欲行之終不可行是則不然土雖有饒瘠
 民雖有貧富隨其饒瘠貧富而皆可行也嘗疑天
 下之生久矣萬國皆用錢貨而獨吾東方尚未之
 行是必有所由然而難強焉者後乃覺得大不然
 我國土地稼穡與他國無所異人性嗜好與他國
 無所異四民之各資其生以有易無亦無所異茲
 數者皆無所異矣則矣為而不可行我以為上之

人不能行也高麗肅宗之不得行亦有以也夫泉貨本以無用易有用上之所導而流行之者也不導其流焉能自行導之行者何也既入之復出之之謂也肅宗不思其本而徒給宰樞軍士設左右酒坊恃此而欲其行則未知所以行者也苟能於賦稅參半而收之於祿賜參半而頒之則不待多言而自然行矣夫水天下易流之物也不開渠而欲其溉也則終不可得苟一朝開其渠而導之則沛然流矣錢貨之行也亦何異於是苟此之不為雖中國必不能行果此之為天下無不可行之國

矣

近世亦累欲行之未久還理者非但置置多且議乍作乍報蓋以不為參收於口賦故也

以今麤布交易觀之則不待他言而知錢之必行無疑矣今麤布僅一二升元不成布百無所用而貿遷相通故禁之而不止錢若一行則雖欲禁止亦不可得矣只患上之人未能真知其可行又執德不恒朝令而夕改也麤布以有用之物而為無用銅錢以無用之物而為有用麤布多費人功而未久耗破銅錢一成而萬世可傳其利害為如何哉或又以銅錫非本國所產為難是尤不然銅錫雖非本國之產而買之其價不甚高故深山窮谷

草屋之人酒食器外如盃碗之屬無不以銅大小
寺刹或一縣數十餘區而一寺鐘磬不知其幾何
况實以一國之力而末足於錢貨乎國無銅山故
民之盜鑄者小是則便於行錢非不便也

隨錄卷之八

